辰巳錄

懲毖錄

御

懲毖錄卷之九

辰巳錄

馳 啓 天兵已入平壤狀 正月八日

從事官金信元馳報內當日巳時到降福院後站唐將已爲接戰四面攻城放炮之聲如雷如震巳末體探軍官李繼命馳報內唐兵破七星門而入我軍自含毬門而入時方廝殺云云平壤一城似已收復不勝慶幸之至謹先馳 啓臣方進去順安檢勅軍糧等事接濟計料唐糧運轉等事更乞急速措置

平壤已復馳 啓東宮狀

見本集

平壤賊遁形止狀

卽見都元帥金命元傳通平壤入窟之賊全數逃遁

兵使及　天兵次第進去都巡察使李元翼馳報內

夜中倭人自土窟全數逃去　天將曉來始覺甚怒

我軍不爲候望而亦未卽發軍追逐午初始爲發軍

出去當初我軍在城下兵使則結陣於牧丹峯之北

左防禦使之軍在林原坪右防禦使之軍在含毬門

外而中和祥原諸陣及曹好益之軍結陣於大同江

越邊四面合勢中間李鎰因唐將之令與左右防禦

使俱在含毬門外八日之戰先自含毬門入與賊相
戰賊奔北我軍進至玄福站唐兵自七星門密德而
下驅出我軍使不得在於城中李鎰之軍則有唐將
一人率軍士四人監制進退而旣無譯官語言不得
相通進退之際必違其意輒以劒背歐打使不得任
意故我軍凡有所獲亦爲被奪云云但軍中之事制
在主將不可全聽唐將號令而不爲指揮李鎰雖退
陣於普通門外而若留防禦使一軍在詠歸樓近處
遮遏南下之賊則不至於全然無獲而處置未免踈
濶使籠中之兔得尋生路其爲痛心莫此爲甚黃海

一路糧餉接濟事臣已屢爲移文本道且令傳通於
京畿江原道官軍義兵使之糾合兵馬合勢勦捕而
別無體察他道之命未敢擅便指揮只待 朝廷處
置

隨 天兵到開城府及臨津浮橋狀

臣先到開城府卽爲奉審于 穆清殿殿宇皆被賊
兵毁撤只存瓦礫 睟容所在倉卒亦未知何處不
勝流涕痛憤之至京畿糧料自江華船泊于後西江
曰民力不齊未得趁時輸運提督到此留一日聞京
賊有遁去之形欲裹三日糧以進而討無所出大槩

京畿之事比他道尤爲踈濶若大軍入京城而入馬糧餉不繼則狼狽之狀不可形言臣雖文移督促項背相望而人心解弛各處義兵官軍一無來會者享事如此極爲寒心臨津浮橋臣與判尹李德馨馳去監督僅得成形但江面大濶馬軍似難俱渡故提督欲使騎兵由淺灘步兵及車子由浮橋以濟臣隨大軍將向京城他餘事追後馳 啓計料

處置金敬老稟 旨狀

本月二十四日戌時宣傳官李純一賫奉 標信來到且祗受承政院書狀金敬老罪狀極爲駭愕拜遣

宣傳官持 標信馳往軍中先告 天將處斷事有
旨以有 旨辭緣告于提督則提督使人傳言曰
金敬老之罪本當處死但京城未復將官一人有關
吾將移咨 國王請貸且下牌文于陪臣須令敬老
來此叩頭立功贖罪臣又告曰軍律不可不嚴敬老
之罪本當處死特以將官故不敢不先告於老爺耳
其罪則雖可貸提督笑曰雖然今姑貸死使之立功
今曉臣與元帥等問安于提督則出送牌文且示咨
文草其意亦如牌文之辭伏念敬老之罪死不足惜
今又徹軍獨來令與高彥伯李時言等追截京城之

賊則托以無軍徘徊不前臣已曾浚杖督令前進今在坡州等處已馳遣軍官使之捉來但 天將牌文如此似難遽爲處斷而 標信已下不知何以處之大抵旣告於 天將則第從其令觀後處斷而李純一賫奉 標信姑留於此亦似未安更此馳 稟牌文謄書上送

馳 啓京畿以後糧料難辦緣由及提督自欲賑救飢民狀 癸巳正月二十五日

天將聞京城倭賊多聚且軍器未及齊到今曉出令先送精兵三千名馳據龍山吾將起程親到京城觀

其形勢云而深以糧草未備爲憂臣欲先往前路親爲檢擧則提督許之有張總兵在傍云大軍方在此處議欲先去則凡事恐益難辦不如姑使留此提督曰然臣以此姑爲仍留而京畿之事板蕩尤甚船到後西江者亦難趁時輸入故昨日提督令軍兵往受于其處而馬豆草料尤爲乏絶雖將官之馬不給芻草已累日提督爲人嚴而不苛且於我國之事多所寬護而事勢悶迫日甚一日當初賊兵雖未退而江華等處軍人及避亂之人其數過萬若能先爲知委分部整頓賊退之後卽以其衆一齊收入則事之難

處不至於如此之甚而此道號令多門人心渙散乎
日官家使喚之民盡入於義兵不事官役其餘則巡
察使以下各有所率名爲牙兵不卽調發奔走船泊
之穀近在三十里之地而無計輸入雖焦心竭力而
事未易集臣實罔措南陽水原等處倉穀輸入京城
事亦累爲移文項背相望而全羅監司權慄京畿左
監司成泳尙不使一介之人來到軍前稟定約束探
候師期亦未知何故如使大軍入城而糧草不繼則
如臣者雖萬死不足以贖誤事之罪日夜痛悶提督
於黃海一路見百姓供頓困苦深加憐愍昨日與鄭

同知趙知縣等私語云此邦之民赤立待死其無賑濟之事否譯官對以常時則春初必舉賑恤救民之政而今則官家無穀兵亂未定故計無所出耳提督憮然曰吾行有三升布千餘疋欲以此貿穀賑恤飢民其可爲乎譯官對曰民間豈有可貿之穀乎提督潸加歎憫且曰吾昔在寧夏間民有賣妻者召而責問其民云貧不能畜妻故也吾以私銀贖還其妻且給粟二十石使之完保大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陪臣等其知此意乎凡人要須濟活人命得天陰隲然後福祚長遠趙知縣曰謂此國刑杖太重路見栲掠

入者必於膝脚此人身要緊之處必杖必死與中國
之法異矣提督曰謂通事曰中國被㺚子搶掠處則
入民久不還集今汝國賊退之後民皆來供官役至
於兒女皆負戴且無官員一人從賊去者云汝國人
心忠厚可嘉且縷縷言民生可憐之意云臣觀黃海
一路之民久爲賊所侵害聞 天兵之至率多盡力
供頓或有以壺漿斗餅迎候者提督以下將官深加
憐愍而其言愛民保國之道綽有古名將之風非但
爲摧堅陷陣之類故敢此陳達而方春賑貸等事雖
未暇舉行而慰撫遺民勞來還集之術 朝廷預爲

講求十分措置爲當守令多取不經事武臣雖因一時應敵之計而民生以此益困賊退地方必先考其能否有所澄汰然後民政庶幾可舉

馳報李提督進軍碧蹄不利還駐東坡及請輸運唐糧以濟大事狀 正月二十九日

二十六日提督由開城府過東坡水渡臨津淺灘駐兵于坡州二十七日提督及李都督率家丁百餘名馳向碧蹄將欲自體探于京城諸軍皆不動是日曉頭査總兵與防禦使高彥伯馳到昌陵近處賊多設伏兵于山谷間先出數百餘人誘引總兵揮軍掩擊

賊披靡散走斬獲殆盡欲引退之際賊後隊大兵繼
至提督行到惠陰嶺聞有賊兵馳馬突進路中馬蹶
墮落頰微傷良久而起曰前突賊陣賊衆多於 天
兵先鋒數倍而 天兵之繼進者未及到 天兵因
爲賊所逐提督殿後而退大軍鱗次退來還駐坡州
天兵死傷者數百餘人提督家丁親信者一人亦死
提督馬上痛哭到坡州夜間亦哭臣等卽爲問安提
督答云將官見敵先退故以此還來云因令諸軍嚴
設警守二十八日早朝欲退駐東坡臣與都元帥金
命元接待使李德馨戶曹判書李誠中都巡察使權

徵等同進極陳不可退軍之事反覆懇陳提督出立庭中諸將環列左右招臣等語之曰吾軍昨日勝捷别無敗北之事今之欲駐東坡非有他意只緣此處馬草絶乏後有江水火炮器械南方義兵亦未齊到以此欲還駐東坡休兵數日更爲整齊以進臣等齊跪極陳不可大要以爲大兵已進若退一步賊氣益勝民心動搖此機甚關且南方義兵及各處將官聞大兵之到皆至漢江軍糧連續輸到老爺豈可不念此而遽卽退軍乎此處遺民聞 王師之來各自扶攜來尋舊基今又棄去必盡爲賊所害何可忍此提

督云吾之初意本欲體探而來今之還駐非有他計只欲休兵更來臣等力爭不已提督手持報兵奏文以示大要以爲賊兵之在京城者幾二十萬而唐兵只數萬且多死傷因請添兵運糧末端又言身有病患之事臣以手指點告曰倭賊之在城中者多不過萬餘緣何得至二十萬提督曰爾國文書中所言如此矣臣又曰賊兵豈有二十萬之理本國文書中安有此語提督曰文書有之不然吾豈知之臣又曰此大事願老爺更加三思節度使李薲又直前跪請將官以下皆揮斥而其中張總兵世爵尤主退駐之說

至於聲色俱厲使之速退而提督溫言譬曉反覆不
已臣不得已還退旣而三道體察使俞泓繼至令譯
官傳告不可退歸之意則以爲已定云卽爲行軍還
駐東坡京畿糧餉當初輸運遲緩艱困萬狀至於馬
草則乏絕不繼且路傍原野賊皆焚蕩四山焚盡寸
草不遺坡州一境尤甚百里之内無復村落所見慘
酷 天兵所過馬死者相望於道其餘亦皆瘦瘠不
堪馳驅種種悶迫非止一端京畿巡察使權徵監司
李廷馨等全委措置體察使俞泓又爲檢擧非不盡
力而事多未集大軍在道而糧草俱竭臣雖扣心而

無可措之勢蓋緣此道久爲賊藪致此狼狽今到急
迫討無所出唐糧未知今到何地急速催促不分晝
夜輸到軍前以濟大事
馳　啓天兵自東坡又退開城府狀
今日曉臣與接待使李德馨等偕詣提督下處問安
提督出令軍馬分半欲送于開城府使之休息火箭
器械亦令送于開城府臣甚怪其由令譯官問之則
答云此處無一房屋天若下雨軍器盡濕則不可用
獨不見祖承訓之事乎臣告曰前日自坡州還駐東
坡遠近民情莫不驚懼今又分兵送于開城府則雖

老爺切於休兵更進愚民豈知此意且賊聞之必乘勝西下前功盡棄願老爺退軍還進曲折明白分付陪臣亦當分道兼措開城府糧料提督怒曰吾豈有退去之意爾輩何以不曉事而多言耶臣不得已退來大槩提督昨日不用南兵與數十騎卒遇賊兵不利而退所當申勅軍馬更爲進取之計而遽爲退駐今又欲退開城勢甚可疑而不肯明言若聞退歸之言則必發怒若 天兵因此而退則賊氣愈驕必乘勢長驅恐大事因此不濟不勝痛憤之至且京畿馬草全不接濟自將官以下戰馬一日倒斃者無慮數

百餘匹其餘皆飢立待斃欲刈取則軍人不來欲輸運則江華通津等邑海島往來必經數日臣初非所管地方事非預措臨迫際計無所出

請急速輸運唐糧狀 癸巳二月一日

京畿糧草事臣自前屢慮必知狼狽如此已曾累陳於狀 啓畿甸本是殘薄兵火之餘滿目灰燼惟江華喬桐等邑稍似完全前年禾穀亦登避亂之人及義兵等充滿其中公私船隻之聚泊者其數不可勝記若能先事措置收聚蒿草於通津江華等處細折五六萬石分載船隻又以島中之人略有統屬分運

輸到則可以接濟至於軍糧則先計見在元數而知
其軍馬幾日之食不足則預爲輸運忠清道內浦及
全羅道海邊倉穀有裕之處積置近境臨時灌輸亦
可不至於窘竭聞江華前日留泊之船私相給與所
餘不多又不約束人夫登時輸運事到目前然後方
欲取辦文移往復動經數日雖百般督促難可立辦
今軍糧則稍有餘儲可支數日馬豆則竭之已久馬
死者相繼於道今日之勢罔知攸措昨日　天將欲
還駐開城府臣與李德馨等多般哀乞姑爲留駐夕
間招通事密語要催後兵欲爲進取云云而惟賊兵

屯據京城我兵利鈍似難預期脫或曠日持久則糧草俱竭進退不得任事之臣雖萬死而不足贖誤國之罪唐糧八萬餘石若能及時追到庶可支給而尚無到近之報臣不知一路所輸今到何處江氷已解船路輸運之事亦須急急措置無失事機事 朝廷別揀善處事係悶迫慮次馳 啓

提督還軍開城府狀 二月三日

昨日提督欲還開城府以休人馬臣與李德馨等多般懇陳大兵一退民心解散之意反覆論辨最後提督發怒曰吾不過欲休兵更進豈有退歸之意爾等

何不曉事而煩說如此耶仍為停行初昏招通事辟
左右密語進取之計甚悉且曰正月吾本命對衝不
吉故落馬又不利於擊賊必須於來月可以進兵傳
語陪臣但自知之勿泄於人今日朝以戰馬多死親
自設祭適天氣微陰提督言天雨則當退駐開城臣
更進請必駐而終不聽只留南兵炮手於江邊馬軍
則盡還開城府極為悶痛大抵提督於二十七日獨
引家丁輕進不利因此退駐東坡而諸將中如張世
爵者尤主退駐之說今又自東坡更退開城府雖云
休兵更進而其言亦難料其必然糧料之事臣前已

狀 啓當初只備一路一二日之需今大兵留開城者四日留坡州者二日又留東坡者三日顚倒追隨彼此不及罔知所措賊兵尚留京城若大兵從此遽退大事將去臣扣心號天欲死無地更欲極力懇乞未知聽從與否而提督攻城取勝全用南軍及其論功之際北兵居上以此軍情似爲乖張若但以一勝爲功無必進之意則臣等區區寸力勢難挽回尤爲痛悶

請急運唐糧狀 二月九日

天兵入京畿界今已十五日糧料接濟百計無策前

後船運後西江者五千餘石以黃海道金郊站所儲米豆二千餘石更取於海州延安牛峯兎山等邑添補而猶未能足在東坡者米豆幷四千餘石今方更爲流下後西江以爲添補之計提督初欲於今日進兵不意天雨連日道路泥濘馬腹皆沒勢難進兵運餉若此而日氣猶未快晴此後遲速亦難預料加以開城府人民潰散尚未還集凡事不成頭緒三道體察使俞泓因 天將發牌來到聞持平柳夢寅所言已遞體察之任卽發向江華臣本以愚昧且初非所管地方凡運糧調軍等事泛不知首末而倉卒當此

同知彼措雖文移於全羅忠清監司催督南方之穀而遠水不救近火何能及時調度且京畿以及江原之界兵火之餘數百里内無復人烟軍民無不飢困負戴運糧者相繼道死而平安節度使李賓之軍時在坡州絶糧已久死者甚多更無推移接濟之路尤爲痛憫京城倭賊體探之人皆言尚無出去之狀昨日谷山郡守馳報内安邊賊將奉 二王子向入德源云賊謀兇譎難測得無堅守窟穴以待後兵乎事事可慮 朝廷各别講求善策唐糧輸到之事星火措置而北道防備等事亦十分申勅待變以防意外

之患

陳賑恤飢民狀

見本集

提督分送六千兵還守平壤狀 二月十日

天兵久留京畿境今已十六日悶迫之事難以枚舉
且緣雨雪連日道路泥濘提督以此不肯進兵昨昨
臣往東坡監督臨津浮橋催運糧料有人傳言 天
兵萬餘發向金郊云臣不勝驚駭達夜馳還問厥由
于接待使等官則云谷山郡守馳報北賊自安邊向
德源李德馨傳示沈遊擊沈卽言于提督提督卽騷

動以爲賊若從背後衝突則我兵必危卽發六千兵還送平壤使之守城而猶無前進之意稟其意向所在則只言我豈有退還之理今朝乃追還南兵而亦未知畢竟如何諉以路乾當發而今日又爲下雨路乾無期極爲悶慮

辭免兼察軍務狀 二月十一日

臣前年七月受 命以檢勅一路糧餉事出來其後九月間伏承有 旨有兼察軍務鎭定之 敎蓋緣其時有爲而然耳今則別無可察之事而臣前所云元帥之任不容有二號令雜出有損無益者 朝廷

所宜更加詳察也自古軍事必須專任責效若使一人已任其事而又使傍人參錯無不敗之理此易有輿尸之戒也況臣性識昏劣從前竊據誤國誠甚今於危急存亡之際更犯古人所戒以速僨敗其罪益大又臣自亂離以來公私痛切憂憤成疾往往叫絶氣息虛憊精神日益顚倒死亡無日其勢已不能參理軍務敢望 聖恩還收兼察軍務之 命使之專力於所管糧料一事

天將已定旋師非緣糧餉之絶狀

今見提督咨文緣各處運糧不繼難於前進至有還

師之語垂成大功將虧一簣云 朝廷遠在凡百措
置全委于卿而莫重餉糧不爲趁措至於提督移咨
有此旋師之意予心尤爲鈠然卿宜竭其心力十分
周旋無使之絶事本月初三日左副承旨成貼有
旨書狀臣在開城府祗受京畿人力殫竭彼此輸運
之間不無淹留遲滯之事至於近日則南方運糧連
續來泊時在江口者米豆幷一萬餘石提督還師之
計不必在於糧餉之絶不幸自碧蹄輕進一跌之後
遽爲退縮自碧蹄退坡州自坡州退東坡自東坡退
開城其意可知今日已定旋師之計臣呈文陳辭前

後懇乞力已竭矣自中已定之計不以微言而有所
移易大事將去莫非臣等無狀之罪伏地痛泣不知
所達

馳　啓賊兵犯全羅監司權慄陣敗追狀

他餘事前已狀　啓天兵尚留開城府臣以料理軍
事欲與元帥金命元相議處置來到東坡本月十二
日午時李賓馳報內京中賊多出陽川犯全羅巡察
使權慄駐軍之處時方接戰云云臣前到臨津令各
陣及義兵急速馳救十三日曉頭李賓馳報內倭賊
三衛出來一衛持白旗一衛持紅旗一衛持黑旗圍

抱接戰良久三衛皆爲我軍所敗死者甚多遁去又據義兵將爲性傳馳報賊兵來犯全羅陣聞報即時分軍繼援又自率舟師水陸繼援次發去云云近日賊兵自平壤敗歸之後不敢出入已久而 天兵久不前進賊又生心連日出沒漢江以南其數尤多不勝痛心 天將之意雖未詳知當初碧蹄輕進不利一向退縮每諉以天晴路乾則當進云而懼賊在城中者甚多近日體探之人還自城中者多言賊兵幾盡出去 天將欲於數日後進兵適有譯官吳廷福者十餘日前自江華來謁 天將因請自爲體探挾

唐人一名同行久未還來昨日始爲來到徑自入見
天將言賊兵之在城中者無慮三四萬且言陪臣等
使我言賊少而今以實告當得罪云 天將甚信其
說更停進兵之計且留廷福在側以防得罪此輩情
狀極爲叵測徐當觀勢處置糧餉則南方船運今始
來到東坡站下到泊者米八千餘石豆三千餘石足
爲六七日之需而今方南方之穀連續來到糧餉粗
繼若能及時進兵賊兵不無望風退北之理而 天
將之意亦無速前之計臣與接待等官苦口力陳到
此再三呈文只言不滅倭寇無退歸之理愼勿致疑

言云而觀其處置則有退無進百計乖張罔知攸措

有　旨祗受後馳報糧料措置緣由狀　二月二
十日

二月初九日右副承旨成貼有　旨書狀臣在東坡
祗受凡糧料芻草若非本處積在則必須用力運轉
及其期限此彼可以接濟大軍如使轉輸不時則雖
萬石之穀在於相望之地而軍行未免飢餓當初自
開城以上非徒賊兵未退而一年蕩蕩之餘公私殫
竭更無辦出之路故自前年船運南方之穀置諸江
華以待軍興其數至於數萬餘石若能先期整齊船

隻收拾人夫聞大軍臨到以船輸泊于後西江而又
以所收人夫登時運入至於芻草則一路亦無可辦
之勢若預爲收取於延安江華通津豐德等處多聚
公私船隻趁時輸到則似不至於狼狽而事未預措
但於賊退一日之內招呼開城一府渙散之民奔走
轉輸彼此不及一日二日之間軍已告飢馬已疲頓
臨時雖竭心焦唇亦無奈何自平安道以來各官之
中不能理事之狀開城府爲最其致 天將之責怒
無足怪也今則分戶曹判書李誠中與運糧使權徵兼
留守李廷馨留在開城府分戶曹判書朴忠侃

坡檢察糧草而東坡則時方遺在米六千九百餘石
豆二千一百六十餘石其自忠清全羅道載船而來
到者亦且數千餘石而平賊之期未知何日坐食之
軍處處屯聚事勢悶迫罔知所措唐糧八萬石其數
甚多卽今水路冰解船行無礙而大同江下流多有
船隻急時收合別遣勤幹之人領來事 朝廷別爲
善處

馳 啓京城賊勢速請提督進勦狀 癸巳三月二十日在
東坡

近日京中賊勢體探來報之言終未的確大槩城中

賊衆於十二日幸州之戰死亡甚多此則逃還入所言如一矣忠清水使丁傑馳報內十五日以舟師直抵龍山倉下與倭賊相對放炮賊之結陣江邊者殆將二萬云而漢江以南自沙平院麥湯之賊比前益熾以及竹山忠州陰竹之境賊勢浩大原州之賊來會忠州多輸糧草積置於彈琴臺越邊云云全羅巡察使權慄聞賊兵謀欲再犯遽爲移陣來到坡州陽川以南之軍忠清巡察使許頊之軍全羅兵使宣居怡之軍又復退守水原禿城蓋以　天兵退駐之後衆心無所憑依紛然俱退臣欲更督權慄還守幸城

而木柵已焚軍無所據不得已使姑駐坡州後山城
與李薲高彥伯等軍鱗次連營旣以固守臨津以南
又乘機勦擊京城東西以爲進取之計至於忠淸湖
南一路則雖有義兵烏合之軍而官軍盡聚京都其
地空虛脫或賊兵衝突南下則兩湖郡縣淩無支撑
之勢殆非小憂故臣令忠淸巡察使分軍把守本道
要害之處更爲申勅各處義兵使之極力邀截而大
槩今日大患惟在於糧餉之絶湖南之軍則稍爲自
給李薲所率之軍皆是平安道遠處之人經年戰鬪
疲困已極又無糧食逃亡者太半餘存者率皆飢餓

而黑僅續聲氣所見慘酷其他如高彥伯等軍絶食已久公私各官一樣蕩竭無計辦出不得已除出軍糧數百餘石以救一時之急而終非可久之道此等闕迫罔知所處　天將査總兵留在東坡王必迪李寧以下在開城府臣與都元帥金命元逐日陳懇請速進兵而每言禀請於大將不肯虔計傳聞李提督時駐鳳山頗有悔恨之意欲還師南指接待使傳通辭緣亦如此萬一趁此諸賊未盡合勢之前糧餉不甚乏絶之時大軍更進大功可成　朝廷別遣重臣至誠懇請以濟大事

馳　啓北賊盡聚京城我軍設伏截殺緣由及
糧餉之絶狀　癸巳二月十三日
近日北賊自淮陽鐵原連續上京臣前日移文于李
時言及助防將鐵原府使金軟使率平康伊川鐵原
安峽之軍沿途邀截相機邀擊又令京畿防禦使高
彦伯分兵設伏于楊州之境以待賊至出擊事約束
矣本月二十六日高彦伯馳報內軍官盧松領軍設
伏於典農峴倭賊十餘騎步倭二十餘名出來横行
我軍不意突出搏戰斬倭五級又二十九日高彦伯
馳報內伏兵將閔海二十七日洑彌里伏兵待變未

明時北賊無數入京巳時至流入軍官愼看具忠卿
等并力合擊射殺不知其數又一時到付高彥伯馳
報内祝石伏兵將俞鑽馳報内二十八日賊始自抱
川上京自豆驗川至長水院處處作陣從後倭三十
餘名上來諸將一時突出尾擊幾於盡殺又據江原
防禦使李時言馳報内賊兵二十二日鐵原地長林
廣野二息程許金化地遍滿道路數日留屯防禦使
李兵設伏二十五日賊先鋒踰加乙嶺後軍未到之
前突出搶擊賊驚惶奔散我軍乘勝追擊斬首九級
又軍官李桓與金化縣監合兵勦擊多數射中斬頭

二級云云據此諸報參商事勢北賊已爲盡入京城間間留在抱川等地盤桓不進必有奸謀而積城朔寧漣川等地蕩然空虛無一卒把守而京畿義兵官軍自初托以　天兵支待已盡散去今雖欲聚合以爲把截江津而軍糧乏絶勢難措手當初平壤戰勝之後賊皆奪氣其在京都者太半南逃若能乘此機會及其北賊未來之前鼓行勦滅其勢甚易不幸天將一跌於碧蹄遽爲旋師我軍則坐待　天兵遲留過時使難得之機容易蹉過極爲痛心今高彥伯只以飢疲殘卒數百往來於坡州楊州之間僅斬一

二零賊巡邊使李蕡之軍雖有千六百餘名而饑羸困頓難以進取其他義兵等徒有聚軍之名而實無所用忠清巡察使許頊當初來在陽川亦以賊兵充斥於安城稷山之間不得已退守其處以護南方糧道而惟全羅巡察使權慄駐軍坡州山城地形險絶稍可自守全羅兵使宣居怡調度御史邊以中之軍時留禿城忠清水使丁傑率舟師往來於龍山之下欲以牽掣賊兵使不得肆意西下大槩軍食不足則雖有百萬之軍無所用之今艱收各處糧穀萬餘石留泊江口以爲 天兵之需不敢他用此外京畿各

官些少之穀亦皆擬辦唐糧不肯分餉我軍而右道無一處有餘穀百計千思誠不知何以爲計

懲毖錄卷之九

懲毖錄卷之十

辰巳錄

有 旨祗受後馳 啓賊勢及防禦形止狀二
月十日後

二月十七日同副承旨成貼有 旨書狀臣在東坡祗受自 天兵退駐開城京都咫尺尚未克復痛憤欲死臣實欲憑仗 天威督合諸陣以爲進取之計而適於幸州之戰我軍大捷賊氣愈衰此正可乘之機而不意權慄聞賊欲再犯之言遽爲移陣於坡州忠淸監司許頊建義副將曹大坤皆以本道空虛賊

勢方急亦相繼駐兵於安城稷山之間其他義兵等
皆因軍糧之絶乍聚乍散諸處把截之事一樣虛踈
事無可爲遲日祈懇於在此　天將而托言當出萬
全不肯進兵尤爲痛悶賊氣大抵衰減我軍若能連
營漸逼大作形勢分遣銳卒處處攻勦使賊驕然不
安則必爲棄城逃走而非徒軍律久解人各異心猝
難驅策而大患尤在於無食罔知所處

料理軍餉狀 三月五日

前月十九日右副承旨成貼李提督雖已退駐而南
方炮手數萬今方出來以此意曉諭人民使之鎭定

其心第加措運糧草善待 天兵毋致缺乏之事有
旨二十四日右副承旨成貼今見李德馨等書狀李
提督今將前進前頭糧餉馬草卿其極意措備毋致
缺乏以待事有 旨書狀臣幷在東坡祗受當初
天兵乘破竹之勢鼓行而進遠近之民咸謂京都指
日可復其未死亡者稍稍還集不意大軍一退人心
缺望驚懼無復固志臣亦為此留駐東坡曉諭人民
略以些少皮穀分賑饑民而心勞事拙百計狼狽目
前慘酷之狀則饑饉民生提挈老少聞臣在此庶望
救活日日來集者無慮千百而無穀可濟重以近日

風雨大作枕藉而死者日或八九拊膺焦心無可如
何春耕穄種尚未入土環顧四方蕩無儲穀之處魚
聚涸轍不日將糜爛無餘極爲痛迫　天兵支待糧
餉則除已散給外時方見在之數米一萬九千九百
四十三石豆七千一百一十三石米則稍優而豆甚
不足於大兵發時進到猶可支吾而今旣曠日持久
此處坐食之軍亦廣如李寧所率及高彥伯曺好益
之軍皆爲仰給於此今又鄭希玄朴名賢之軍來到
漣川亦告乏糧臣欲令退去則京賊猶熾欲令仍留
則糧無可辦之路事之難處至於如此臣之初意則

欲以忠清全羅船運之穀並以唐糧數萬餘石支給
天兵至於京畿江原道零瑣收合之穀則不足以補
天兵一日之需而竭取無餘則軍糧民食皆無所出
故欲稍留贏餘以備本處之需不意　天兵久留戶
曹及運糧之官急於目前之窘京畿各官所儲及江
原道鐵原安峽伊川等邑所儲幾盡取來無復餘穀
今　天兵未易前進而我兵舉皆飢困不能成軍此
處楊州高陽交河等邑之民經年與賊交戰頗皆精
銳近日高彥伯所率捕賊者皆是此軍若得萬餘石
之穀則數千精兵可以立聚其於討賊必有其效而

頓無辦糧之策其將奈何傳聞宋經略已到義州等處未知進兵之期的在何日大抵唐糧三四萬石來到此處然後可無狼狽之患

諭京城賊勢且節制諸將各有統屬處處截邀

仍乞請宋經略送南方精卒于忠清等道使先勦滅漢江以南屯守之賊以斷賊歸路狀 癸巳

三月五日

城中賊勢則諸處體探之人逐日來告而所言不一惟高彥伯之軍皆是京城楊州等處之人故其所哨探之辭頗得其實又據逃回人供招大槩京中賊勢

近日多數聚會當初 天兵始到之日賊兵甚少自肅清門藏義門東小門皆無守城之賊北邊蕩然空虛只有南邊一帶以及山頭有賊而甚爲稀疎又於幸州之敗死者太半今則北賊盡入京城原州之賊亦爲來聚城中如興德洞柏子亭洞等處賊兵皆屯守自南大門以及慕華館近處賊陣連絡龍山倉則平壤敗歸之後設城屯據漢江亦有賊陣橫結浮橋以相通行而沙平院穿峴一路賊兵亦多出沒焚蕩臣以此未嘗不痛恨於 天將之一失機會使至於難圖也臣每念用兵制勝惟當先得形勢而已形勢

既得則雖弱可以制强今賊既屯據京邑憑恃險阻而龍山等倉尚有餘穀主客勞逸之形懸然不同如非 天兵大勢進勦則我兵難以輕進也但賊兵千里連屯自漢江以南直至慶尚道孤軍深入而左右皆有我軍若能約束諸處官義之兵先擊道路往來之賊使首尾斷絶則京城之賊雖以鐵爲城不得不動矣伺其遁歸之際從後追擊可以全勝而我國將士一無致力之人至於義兵自京畿以及忠淸道無慮五十餘將而不受節制於官軍判渙乖離日就散亾勢難有爲而官軍則其數亦少率皆拱手旁觀一

不下手人有問之則必曰姑待唐兵極爲痛心臣方
頗爲節制各以近處之軍分屬武將使有統屬如楊
州加平坡州長湍豐德高陽交河抱川積城朔寧漣
川永平之軍則屬於高彥伯使之勦截京城東北及
碧蹄延曙等處之賊利川驪州楊根砥平陰竹陽智
等邑之軍及召募使俞大進義兵將李軼等軍屬於
助防將邊應星使之勦捕竹山陽智金亮等處之賊
廣州龍仁果川及義兵將金琢等軍屬於廣州牧使
李䕫實勦捕沙平院穿峴龍仁等處之賊全羅兵使
宣居怡在禿城故使之節制通津金浦陽川衿川安

山水原南陽振威陽城安城之軍分付別將使與李
蒖賓邊應晟等相對挾擊沙平院以下一路之賊而
忠清巡察使許頊兵使李沃駐軍於稷山安城之間
遮蔽東路以護糧道且以勦截竹山以下之賊而各
處義兵无多亦當有所統屬如竹山義兵則屬於洪
季男鎭川義兵陰城義兵忠州社倉義兵槐山報恩
等處義兵亦皆擇其中可任者分統責以勦擊其處
之賊而如有惰慢自便逗遛不進撓敗軍機者一切
以軍法從事則數日之間人心齊奮士氣頗振賊平
庶幾有望矣聞忠清道義兵則受制於達義大將沈

守慶故本道巡察使以下不敢行其號令而守慶遠在牙山軍機之事須刻變遷策應之急瞬息難達往來稟命於遠處豈能保其不失機會 朝廷急速以此意馳諭于建義大將使行其節制龍山倉火攻一策臣亦料理已久故忠清水使丁傑近日率舟師往來於龍山之下者有日又令京畿水使李蘋及倡義使金千鎰各率舟師以助聲勢又借火箭數十于天將送于丁傑使之相機善處但龍山地勢江面有斷壠倉在其內我軍若容易下陸爲賊所掩則必至奔敗故臣令丁傑等逐日耀兵使之牽掣賊兵而別

令陸軍乘夜從後以進以試火策而將帥軍卒必須精鍊敢進素諳地形之人然後乃可故至今未試從當百分詳審處置計料矣臣嘗觀兵書云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用兵之道先自敵人瑕而攻之則堅者自解今賊之精兵盡聚城中法不可遽攻而漢江以南往來之寇則皆是羸兵疲卒輸運卜馱之賊擊之易勝且水路自開城府到江華自江華渡通津道路無阻而南方粮穀亦多饋餉甚易若以南方炮手數千統於猛將從水路繞出賊後與我軍作爲形勢乘其不意直進勦擊蜂屯蟻雜之寇豈能支

吾漢江以南之賊可一舉蕩盡則忠州以北賊路斷
絶京城之賊將不攻自潰如此然後大軍從後鼓行
以進與前軍合勢姑留其歸路而追擊之賊當隻騎
不返此甚今日之第一奇策前日頻言於在此 天
將而率皆武人麤疎莫肯念聽宋經略已到其處急
以此意傳告幸而見聽則非徒我國之幸亦天下之
幸也鄭希玄朴名賢等軍亦聞來到楊州令與高彥
伯李時言等連營以截東路而軍糧不繼京畿各邑
及江原道伊川平康安峽等邑些少之穀盡數括取
以爲 天兵之糧更無可措之勢惟此一事計無所

出民間無斗粟之儲而前日募粟事目太重今經半
年尚無應募之人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今豈可計其
多少亦乞 朝廷急速講究得粟之策如無食則雖
有精兵萬數許多計策而皆無可用矣此臣之日夜
焦心不知所出者也

倭書上送狀 癸巳三月七日在東坡

倭書呈禮曹一封査將留置其處只爲謄示故改書
上送又忠清水使丁傑了倭書一道并爲上送此乃
事機之甚重者 朝廷急速詳議指揮大槩倭奴之
爲此者情狀有三平壤見敗之後又敗於幸州精銳

幾盡今雖北道原州等賊來聚一城而　天兵在後
我國之軍多在南方歸路水使丁傑李蘋及金千鎰
等各以舟師橫截江口高彥伯之軍連日血戰於城
東我軍無所損失而賊兵多死所謂孤軍深入難善
其歸黠虜固已破膽一也經年遠鬪兵疲意沮士卒
思歸而兇酋不許故欲藉此而歸報關白得還其國
二也欲以講和之言姑緩　天兵而留待其兵之後
至者添兵肆毒三也臣竊觀　天將處置言語自前
用兵之意未果而雖出於講解退兵之計今因此事
其計益行故昨日臣與金命元同進查將之處欲見

意思所在查將以傷寒臥病辭謝不見夜間查將密遣家丁到臣所接處傳查將之言云病差則吾當親到倭所哄他先為圖出　王子其意欲令臣作答書與倭臣答云倭賊弱則詐和緩兵例也前於臨津及平壤之戰亦皆如此何可信聽而陷於奸計乎況老爺前於平壤已入城見倭而旋即用兵倭奴固已懷憤今不可親見凶賊明矣至於作書本國於此賊有窮天極地之讎雖死豈有講和之理以此謝遣而今朝查將更招通事云今日病歇須通于元帥議欲與之議事云未知所言如何大槩中國厭於用兵欲許

賁退兵以息生靈之禍而在我國則大讎未復而兵力寡弱欲藉他兵以復故有此難處之事而延遷之間糧食匱竭軍民潰散則雖有可乘之機力戰之將勇銳之卒皆無可用之處事勢之急日甚一日極爲痛迫

馳　啓王參將欲送探漢南賊勢狀 同日

昨日王參將貽書於臣欲遣南兵三十人從海路往探漢江以南之賊蓋緣忠清道義兵將李山謙來到開城於路上見唐人言先擊南路之賊則京城之寇自潰唐人入告參將參將即招山謙問計貽書於臣

臣答書極贊其計之妙又定軍官率軍八十名護送
唐將與山謙偕行此計若行則京中之賊根本斷絕
勢必難久大軍從後鼓進而諸軍四面蹴之則必能
全勝極爲喜幸王書及臣答書謄書上送近觀 天
將所爲只因南軍北軍未能和協大功遷延實在於
此伏聞宋經略已到平壤云如蒙經略肯諾則實爲
今日恢復之第一策近日各處軍兵頗有奮勵勦賊
之效而只以糧食不繼未能有爲如 天兵不時前
進則以此軍糧除出餉士以收一戰之效勢不得不
爾

馳 啓兩湖事勢危迫參酌處置狀 癸巳三月

十日在東坡

此處 天將粮料大槩前已馳 啓今據戶曹判書李誠中分戶曹判書朴忠侃所報米豆幾至四萬餘石 天兵糧餉稍可支吾至於馬草時方陸續輸運當初提督退兵非因糧之一事只緣碧蹄輕進蹉跌轉輾至此坐失機會眞可痛心臣又有所慮者兩湖幸未盡經兵火頗緩於他道而自前年調度諸役皆出於此且李洸崔遠之軍中道潰散盡失糧資督運未已其他義兵官軍作弊侵徵割剝公私無有紀極

民力殫竭蓄儲蕩盡尤甚於被兵之處傳聞忠清道黃澗永同清州等地四無人烟但聞風水之聲而自忠州以上之賊殺掠甚於秋冬大抵賊雖因大軍在西不卽遽向而雄據京邑更事漢江以南乘其空虛衝突於兩湖之境則將何以禦之假使棄城還歸而糧盡之賊欲取郡邑餘穀以爲行資亂出搶掠勢所定有今南方之勢極爲危迫而 天兵支待軍糧盡在於稷山之間其他糧草輸運來在路傍者已多爲賊所掠不徒此也京畿郡縣初聞 天兵之至只以支供爲急盡忘備賊之事右道各官守令如果川抱

川仁川富平南陽通津盡數分定差使員棄其官守盡率一境之人奔走諸處至如義兵聚合之人亦稱天兵支待運糧負草撤軍獨處不復以討賊爲心臣竊瀷憂之急速行移于京畿左巡察使成泳令約束左道軍兵且傳通義兵合勢把截而往復遷延已經旬朔前月十七日以後漢江以南賊勢愈熾抱川於川果川水原近處無不焚蕩人民駭散雖有全羅兵使宣居怡居守禿城僅僅自保其他更無邀截之軍加以軍食匱乏京畿郡邑些少之穀已爲竭取無餘雖欲調兵禦賊而飢羸困頓朝夕將盡之民何用於

戰陣臣之初意曾已慮此故 天兵糧料則只以南邊船運之穀益以唐糧數萬餘石庶幾支待而至於江原道京畿之穀則姑未盡取以爲我國軍需此計未行今到無可奈何之地徒爲罔措京畿左監司成泳才器劣弱識慮不長不足以當事於危迫之際近日處置未免踈漏左道之事尤甚可慮而顧難得人以代則亦不足以濟事故臣姑未敢請遞 朝廷更加商量處置忠淸道牙山等處倉穀則本道巡察使許頊馳報內御史姜籤竭取轉輸更無餘儲極爲可悶云臣意此處軍糧略已措辦兩湖之穀雖不可不

運而亦當稍存贏餘以備不虞之用似爲便當若兩
湖板蕩軍民潰散而不可復收賊兵乘虛掩其無備
則國家根本之寄更在何地此等曲折更令該司十
分商量處置

論軍糧民食狀

天兵退駐平壤後條陳軍中事宜狀

賑救飢民狀

幷見本集

有　旨祗受後論碧蹄敗北緣由狀

今見李提督則深以我國軍兵善遁爲戒碧蹄之戰

未知何將奔北卿其詳覈 啓聞事本月初七日同副承旨成貼有 旨書狀臣在東坡祗受臣竊於前世危亂之時必有一二將才而今時則絶之雖統率軍兵而部分不明約束不定紛然雜糅有同趨市之人及其遇賊之際望風奔潰不可收拾國事之至此者不過因此而然耳加以軍不精鍊而將無撫循之素下多飢困而上無吮疽之恵將卒之心不相合一何能使之赴蹈湯火乎近觀諸陣中惟高彥伯所率楊州之軍頗從彥伯指揮出入戰陣不避死生蓋緣彥伯平時頗得士心與同甘苦臨事約束堅明故如

此只恨其軍數少不能摧卻大敵耳至於他將則誅殺軍士非不多而士卒益不用命以此知為將之道不專在於嚴酷也其日碧蹄之戰臣在坡州見　天將初無號令約束之事早朝高彥伯隨查將先進碧蹄斬殺倭賊甚多李賁率軍陣于前路十里餘及提督不意挺身獨出馳去欲親自體探不為戰備李賁聞提督之去從他路隨進未及合勢而　天兵已為退來若於交戰之際我軍精銳數千從傍突出橫擊賊陣則似當不至於敗衄而未能為之若論其罪則李賁當之矣然此日之事　天將自無號令所致不

但罪在我軍其時臣猶在坡州而元帥金命元隨
天將在後目見其事更當詳問處之聞碧蹄之役各
官出站下人及輸運糧草之人爭先呼號奔走擁塞
前道與軍兵相雜俱退或多爲賊所害者云大功不
成遷延至此者實此日一戰爲祟追思至今徒切痛
惋

馳 啓我軍糧盡緣由且請寬恤遺民狀 三月十日

忠清道助防將洪季男牒呈內陣中自備軍糧百餘
石在新昌地山寺督運御史以 天兵支待全數封
閉他無餉士之路士皆潰散陽竹之賊倍前鴟張而

助防將處於賊兵要衝之地散軍獨在東手無策不
勝悶慮云云義僧將惟政牒報內於黃海道僧人處
募得軍糧者千石而檢察使御史盡數封閉軍人無
路繼餉云云　天兵糧餉雖重而若於未及進兵之
前我國軍兵先爲潰散使賊兵濱入壁突於後則雖
有大軍追到而何及於事乎凡事所當參詳彼此輕
重之勢周遍處置然後可無狼狽之事而近日奉
命及該掌之官一諉於　天兵之糧遠近公私之穀
盡取錙銖無復餘儲他餘官家所用及救民耕種之
事已無可言至於本國軍糧全無辦出之計處處潰

撤無可奈何江原道伊川平康鐵原安峽之穀既無贏餘故防禦使李時言鄭希玄助防將朴名賢成川判官李震男之軍雖自北道出來而逃散殆盡餘存者飢餓困極不可成軍而京城以東焚蕩殺掠之賊不可遮截矣李薲所率之軍當初有二千六百餘名而京畿亦不酬應軍糧至於七八日盡爲飢疲幾盡撤亡死者三十餘人馬之倒損六百餘匹不復自立不得已附合於全羅巡察使之陣晚雖除出唐糧略略支給皆已病困而如監鬼而爲無用之軍矣漢江以南京畿左道之穀不計種子盡皆備數於 天

兵之糧而軍無可食舉皆潰散故賊兵散出攻掠於
數百里之内殺掠無數而無一人出禦左道不可爲
矣忠淸道沿路一帶必須嚴兵把截要害且戰且守
然後可以禦賊而如洪李男者亦以無食撤軍則他
何可望今日事勢潰裂百出首尾心腹不相顧護可
爲寒心切骨傳聞黃海道以及江華等處括粟之令
急於星火軍官無識之輩遍歷閭閻雖無斗升之米
而勒定責出呼哭盈路不可忍聞云此亦雖出於不
得已當此民心潰散之際亦當以有斟酌使公私兩
濟如其自願募納者外飢民下戶必加寬恤以示

國家愛民之意則所失不多而爲益甚大敢乞 朝
廷十分參詳指揮毋令有難處之患

賊中出來書封上送狀癸巳三月十六日在東坡

節到付倡義使金千鎰水使丁傑李蘋等本月十四
日成貼馳報內守門將李蓋忠黃廷彧孽族安鐸一
時十三日入送賊中當日午時持書還出來言內與
安鐸等自大古介經藥田前路至青坡石橋下從橋
下川邊之路越川過十餘家至一大家乃賊將淸正
所在之處見淸正者年可三十與兩 王子共坐堂
中蓋忠就拜 王子前俯伏而哭 王子亦哭淸正

再三回顧有不豫之色　王子卽止哭問西關消息
淸正使譯者問曰遠來危地無乃爲苦譯者乃前白
叛國沙火同之弟云賊將指二　王子曰公見　王
子肌膚顔色如何必無羸瘠可知吾亨待也且曰講
和之事何以爲之速示可否則欲凌行止今欲向關
西而以講和一事迄今遲滞何以遷延無黑白乎今
者日本關白發諸島之兵朝暮渡海入驅朝鮮直擣
中原則悔無所及何不速爲之處薹忠答曰目今
天將率百萬之師與本國報讎之兵振旅而來日本
能戰則戰非所知也但講和之事我國難擅故稟於

天將 天將稟於 天子往來稟 命之際動以旬月
豈能速滅賊將笑曰然仍與盡忠等對飯行酒三杯
然後乃召黃廷彧父子及李瑛各自異處而來亦行
酒三杯曰朝鮮上官今來于此公等相與傳言上官
告于大將前轉報 天將速定和議可也俄而賊將
曰我有不得已入京事公等共坐于此以待吾還遂
出去諸卒下之倭縵立帳外而守之 王子及三人
共坐燈下各道辛苦之狀慘不忍聞。王子身著毛
段道袍頭戴毛冠貂皮耳掩曰我常著白衣而今日
則倭將逼令改著華服固辭則怒曰君欲著陋服示

我薄待之意於來使乎云云故著之矣臨海君舉冠露額指瘡痕曰上來之時中路賊將持棒亂打傷破之處也黃廷彧亦曰路中以我爲知傳國寶所在之處而不爲指示無數敺打幾死得生李瑛則曰吾罵賊不屈再三欲殺而止頑命不死辱國之耻其可忍言云兩　王子欲乘賊將之出還入房中備書私簡云還入所寓處卽是翼廊房也夜深賊將始歸直入其房故三人及盡忠與從倭宿于別處翼日平明賊將使人問訊朝食後因授送　天將之書及兩　王子答書及謄書而皆不復相見因爲出來自京江至

賊在之處十里之間處處橫屍人頭散亂臭穢難近

而賊倭蹴踏而行云其李盡忠持來賊將送　天將

書適沈遊擊來到求見故納于遊擊不得上使又有

行在所了無臣字長紙封書開見則三擄臣聯名之

書而言多可駭痛憤莫甚所當卽投火中而旣已開

見棄置不可拚　王子答書皆爲上使事牒呈云云

所謂　王子書一封則上送三擄臣一書則外書

行在所開拆而內外皆無臣字但云長溪君南兵使

行護軍各著署著而筆畫則似是黃赫所書旣無臣字

而言多可駭此則必是賊將脅勸使爲極爲痛心故

元書則不敢上送而其間事情則 朝廷不容不知
故一依其様謄書上送諺書則未來故移文推問矣
臣等雖在此處而 天將所爲頓未聞知雖問於査
將而亦未明言大槩以此舉止觀之則明有講和之
意沈惟敬周弘謨旣爲進去十四日臣以看審全羅
營出火事往在坡州日暮時唐人四五十騎馳來問
之則以爲欲向京城云昨日又有指揮吳宗男者乃
與黃應暘前日往來之人自寶山持宋經略牌文回
來見從事官辛慶晋語之曰爾國糧草不敷而春耕
已迫若過數十日百姓當糜爛俱盡賊若欲和退兵

則不可不許其通貢而與之講解云因即馳去臣自前年以後屢與唐人相接察其言語而得其情事只欲講解退兵以息兵禍爲心雖知我國於此賊有不共戴天之讎痛心切骨而不肯遽言其講解其實用兵之意未爲堅定盖自碧蹄退軍之後無意於更進臣爲之日夜焦心痛骨而今此事勢又如此我國雖欲竭力吁呼其可得乎尤可悶痛者我國財殫於支給力竭於轉輸非徒京畿爲然忠清全羅道無復有可支之勢且奉使督運之官多是年少不經事之人一諉於 天兵支待之急竭取公私之儲無復餘力

而盡散官軍義兵不復以把守爲心故自漢江以南以及忠州之界一㨾空虛而賊兵方四出搶掠逐日不已南方事勢日益危急臣本以庸劣無狀冒此重任徒以文移摧督而軍兵一散之後難可復合且到處倉穀無餘其僅得收聚者亦皆盡入於 天兵之糧 啓聞其數以示唐將不敢他用此外更無可措之策若非 朝廷深惟彼此之勢早賜指揮則如臣愚劣雖萬被誅難免誤事之罪至於和戰二策乃是國家存亡所係假使事勢極難實出於不得已之計天將猶當與我國十分商確臨機善處而使我不得

與聞端緒尤爲悶鬱李蓋忠八送事則金千鎰等不稟於臣等而徑自爲之事涉率爾而因此探知賊勢不至於大害故姑未深責

附金千鎰書狀

今三月初九日黃廷彧與倭賊出到江邊曲折段已曾馳 啓爲白置其後臨海君奴長世及黃赫孼族安鐸等賊倭一時逐日持書簡出來求和事一一馳報都體察使爲白在果十二日臣與忠清水使丁傑京畿水使李蘋領率諸船乘潮直上先使一紙書示不戰逍遙之意然後自蚕頭嶺下鼓

笛振作雜以螺簫過西江抵黑石賊倭五六十列
立相望之處爲白如乎巳時長世等又與賊倭十
餘名持書簡出來臣等詳問賊中情狀後略書回
答付送爲白遣欲探賊情虛實及兩君居處臣麾
下守門將李蓋忠從自願入送爲有如乎同李盡
忠十四日還來進告內矣身自大古介經藥田前
路至青坡石橋項從橋下川邊之路越邊過十餘
家至一有銀杏樹大家乃賊將清正所在也引入
外廊二食頃許方乃名入翼廊之內金屛紅氈羅
幃錦帳極其盛餙見倭將清正者年可三十與兩

王子共坐堂中盡忠就拜 王子前 王子問
主上寒暄訖淸正以譯者問答而譯者迺叛國賊
人沙火同之弟云賊將指 王子曰公見 王子
肥膚顏色如何必無羸瘠可知吾厚待也且曰講
和之事何以爲之速示可否則欲淩行止何以遷
延無黑白乎日本關白發諸島之兵朝暮渡海入
驅朝鮮直擣中原則悔無所及何不速爲之處乎
答曰目今 天將率百萬之衆與本國報讎之兵
振旅而來日本能戰則戰可也至於講和之事在
於 天將非我國之所敢擅淩也又曰冒險入來

無迺爲飢耶具饌饌於是童奴進食先賊將次
王子次蠹忠相對而飯并行酒三杯而撤然後迺
名黃廷彧父子及李瑛皆自異處而來亦行酒三
杯曰朝鮮人來此公等相與傳言于此人使之告
其大將轉報江南之將速定和議可也俄而賊將
曰我有不得已入城中之事公等共坐于此以待
吾還遂出去諸卒下之賊縵立帳外而守之　王
子及三人共坐燈下各道辛苦之狀慘不忍聞
王子身着毛段道袍頭戴毛冠具貂皮耳掩曰我
常着白衣自欲和以來賊將措備衣冠今日勸令

著之國辭則怒曰君欲著陋服示我薄待之意於來使乎强令洗面改著云云且臨海君舉冠露額指瘡痕曰上來時中路持棒亂打傷破處也黃廷彧亦云以我爲知傳國寶所在之處而不爲指示於路上無數敺打幾死得生李瑛則曰吾以罵賊不屈再三欲殺而止頑命不死辱國之恥其何忍言兩 王子欲書私簡先入房中夫人亦同在此云夜深賊將始還盡忠與從倭密于別處翌日食後仍給附呈 天將之書及兩 王子答書并黃廷彧等 行在所了無臣字長紙書一封仍與安

鐸及從倭等還出來同李藎忠持來之書段都體

察使處皆爲對送爲白齊十五日巳時前項長世

等復持賊將之書及兩　王子書簡出來問答之

際　天將流遊擊周遊擊謝楨公三將等其家丁

二十三人乘船直來于臣等泊船處賊倭等望見

黃愼知　天將之至李藎忠亦答書傳給次下陸

時賊倭等藎忠親自入歸而告　天將來由於其

將亦爲自去乙藎忠如其言入歸申時李藎忠持

倭書還出來　天將望見藎忠之還促令招見問

王子肥瘠何如答曰柴毀骨立又問賊中糧何

如曰糧之多少未可知但見其衆頗有飢色糧之
可知而馬則只吃腐草瘦骨崢嶸死馬之棄路者
無處無之無草可知又問賊兵多少曰未能詳知
大槩觀其出入之倭皆疲殘無勇推挫可知矣
天將曰知悉令通事金善慶傳言于賊曰俺等只
聞有平行長不聞有清正今始知汝實獲得 王
子者也然則可速通書于俺等俺等受 天子之
命爲大將軍非如前日往安邊之馮淑紘職界之
比也云云開諭入送 天將仍宿舟中當日辰時
天將令角行船臣等領率舟師一時隨行至西江

賊倭騎步者如前列立觀望爲白如乎午時賊將平行長玄蘇世俊等出來　天將則下陸不參爲白遣使通事及家丁傳語且以書辭往復其間秘密之意不能詳知爲白齊又有清正所使之倭三十餘名與前項安鐸等出來　天將又書答書附送于清正而皆以秘密爲之不得參見爲白齊天將仍泊西江臣與丁傑李蘋領舟師護衛　天將以囘云云

懲毖錄卷之十一

辰巳錄

有　旨祗受後仍諭行間以離賊黨事宜狀

同日

本月初九日同副承旨成貼有　旨書狀臣在東坡祗受昨日申時舟師將金千鎰等又送　王子書二道及別錄一紙故監封上送別錄則似是黃赫所書而淸平兩賊互相猜阻此亦行間以離其黨之時適沈遊擊於昨日午時自開城府馳來臣已略書多爲之間以離其黨之意以送而沈略見査將于其幕忽

忽過去故不得相見問其意思如何大抵自古夷狄
最爲無厭豈有和好得成之理況我與此賊有不共
戴天之讎雖免而豈可與之講解臣又觀賊謀甚爲
難測數日來撤出搶掠未已不無欲以此故緩我師
與 天兵而益逞兇毒之計臣日夜焦心而制在
天將未如之何今此有 旨辭緣詳審奉行後當爲
馳 啓計料

軍人等軍功論賞狀 癸巳三月十九日在東坡

臣近觀京畿及各處官軍義兵太半潰散其幸未散
者亦緣飢餓無食不能成軍故不復以捕賊爲心極

爲可痛且以自前軍功或不趂時施行因多缺望之
心臣悶其如此自近日凡有軍功者卽時成給考功
帖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斬賊幾級後日憑此考論賞
云云而着署踏印給之軍心頗爲喜悅不無激勸之
意矣高陽有義兵將宣傳官李山輝者所率之軍亦
以無食撤去已久臣招來少貸軍糧數石使之伏兵
於龍山等處連有斬獲如山輝者各別論賞以勸其
餘宜當各處軍人所奪倭物除不得已上送憑驗表
表之物外其餘牛馬衣服等物則使之卽給其人蓋
軍食不敷旣不能撒給官糧則惟此一事可以少慰

其心俾無潰散之患矣高彥伯軍人盧松前後捕斬賊首甚多近日率軍百餘人出入於京城內外每戰先登勇膽出人臣成給空名奉事告身其後戰功尤著 朝廷亦量宜行賞使之激勸興起恐或無妨

沈遊擊自賊中出來狀 同日

昨日金至貴及本國通事金善慶等自龍山舟師到此沈遊擊則取道江華直向開城又有吳宗道者亦自龍山馳過皆云向宋經略所在處查總兵以沈遊擊不來見已而去責怒不已且謂譯官張翰等曰沈遊擊所爲我全不知之此意須言於體察使云云臣問

善慶以遊擊所爲則云到船招平行長與言而清正
亦欲相見講和遊擊不肯因以書字往來問答而秘
不得見但聞遊擊欲取稟於宋爺而定行長問還期
則遊擊以來月初八日爲限而還云又據京畿水使
李蘋馳報謄書周弘謨上提督書一紙其爲講解似
非虛語前日　下送楊文都元帥金命元則欲卽入
送于城中而臣意沈遊擊方在其處萬一此書傳於
賊中如淸正者出示遊擊責其與行長等私約則恐
天將大有慍怒而事有難處且此楊文大書踏印亦
恐賊疑其行間而不爲深信則反致敗事故姑未發

送觀勢處置計料臣自 天兵退去之後與都元帥
金命元相議約束於諸將使丁傑李蘋金千鎰等以
舟師橫截於江口夜間乘潮以各陣所造龜船載火
炮攻破漢江浮橋使不得恣意往來而又令義兵將
李山輝朴惟仁及秋義使禹性傳精抄軍人三江高
陽等處詳知地形之人細探賊勢然後欲圖龍山先
破倉穀屯守之賊則餘賊自衰雖未知果能成事與
否而諸陣則皆受指揮方謀進取適又有沉遊擊往
來之事軍心日解極為痛悶且自今日至來月初八
日中間亙有二十日其間各處軍馬坐食之費亦無

紀限而春盡夏來此後變故又安可預料臣晝夜憂
慮不勝悶迫之至數日前得於道路聞全羅水使李
舜臣邀擊出來倭船於釜山浦近處又爲勝捷多奪
賊船軍糧云公文未到時未知虛實而此言果實則
賊方運糧於其處兇謀所在實爲叵測而我國舟師
適又撞破以挫其勢其幸實大緣係軍機先以所聞
幷達

請各道經變郡邑 聖廟位版各定士人奉
守以待事定狀 癸巳三月

亂離以後各官鄉校盡皆焚毁於兵火 聖廟鞠爲

蕪草位版漂失不知所在處者甚多水原府　聖廟
位版亂初避寓於府地雙阜縣民家香火廢絶守直
無人極可傷痛時方經費竭乏之際訓導雖不能差
出而以本邑近處士人中有識者假以教授訓導之
名專委守直　聖廟之事率其邑中士子時時瞻掃
以待事定他邑有位版處幷令依此施行則　聖廟
不至於無依而一方人心庶或可慰請令該司急速
商議處置

馳　啓賊勢狀　癸巳三月二十二日

近日賊勢大槩已具於各處馳報自今月初十日賊

兵散出於東邊焚蕩殺戮於楊州抱川以及加平之境李時言鄭希玄朴名賢高彥伯等或接戰或設伏射斬邀擊昨日臣軍官金善義都元帥軍官崔韻等及防禦使軍人僧軍等又爲邀擊於松橋近處斬得十餘級西邊則自碧蹄退兵之後賊兵久不出入惟於延曙等處往來刈草還入城中而倡義將朴惟仁秋義將尹先正義兵將李山輝等連日交戰所斬亦多首級之數已載於前日狀 啓矣賊兵雖似數多而我國被虜者居半官義諸軍不無爭先賈勇之氣頗勝於前日所患者軍食不敷僅得連命人馬困之

不堪馳突擊刺難以大捷惟此一事無善處之策當日午時巡邊使李賓體探軍人馳報內賊兵巳時新院近處先鋒及後軍連續出來云雖未必來犯坡州等處而時方戒嚴待變

見賊陣出來 王子書仍與查將論賊勢狀

癸巳三月二十四日

本月初七日臣聞黃指揮自江華來到將向坡州臣與金命元同在路傍邀見問之則以爲將往坡州及王京城外體探賊勢及道路而來云午時有琴連希稱名人持二 王子連名書及賊將淸正與馮相公

小紙書以來推問則曰賊酋清正云在安邊時唐將來到約和期在今月初十日欲通書問其來否而無人可使　王子使連希及楊州被虜人某同時出送云見其書則乃　王子與　天將及我國將官書近日賊勢日益可憂自南邊上來者甚多倡義使金千鎰生擒倭一名昨日送于此推問則曰日本大上官今在明月屋三月間似有出來之報云云雖其所言未必盡實亦不可謂無此理當初　天兵旣失機會使凶賊益生奸計而我國將士亦以　天兵同進爲諉遷延度日至於京畿左右道守令皆以　天兵支

待之事棄官奔走盡散軍兵專治輸運供給之事至
今未已漢江以南之賊日益熾盛連日焚蕩於衿川
水原南陽之境還集之民又被殺戮南方之勢危急
甚於西北而賊乃於此時求和豈其實情不過欲姑
緩 天兵而留待後軍以逞兇計極爲寒心臣卽又
見査將探其意向則査將來 王子書以着謂曰見
王子之書不覺淚下將何以救出耶不如姑爲許和
出送 王子然後徐爲之圖未晩也況天時向暖此
地多稻畦不便進兵奈何臣答云使賊直欲講和退
去其辱大矣況此賊實欲以此緩師而更逞凶計恐

天朝與我國俱陷於賊術不可不察查將曰然則計將安出臣答云有一奇策恐老爺不從耳查將固問之臣答曰若大兵進駐開城東坡以作形勢而使奇兵出於南方先擊道路之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則賊兵之在京城者道路斷絶必從東邊向龍津等處而走因使萬餘兵先陣於楊州蟹踰嶺間從後追躡則賊必殲盡今日之計無踰於此查將擊節稱賞以手畫地指點形勢曰若然則賊必乞降之不暇而王子可還矣假使不降將餓死俱盡且曰如此奇計何不早告吾將即報于提督宰相亦自作書通於提

督及經略臣答云前亦屢發其端而未能悉意昨日
以此意已爲狀　啓而今承老爺肯許此乃天也査
將方始釋然更不擧論講和之事即將　王子書馳
送于提督而其所自通之言則未知如何淸正與馮
相公書留置不遣其意亦未知如何大槩觀唐將之
意南將北將全不和協昨日黃應暘之來査將大不
悅令臣等不發人馬亟止其行而臣辭以不敢今此
不送淸正與馮之書亦恐同是一樣意思惟此一事
極爲痛悶爲我國不幸之甚古者兵交使在其間
王子之書如此機關極重何以處之可以合宜與否

非臣愚劣所敢料度 朝廷急速詳審善處毋失事
機宋經略出來與否急速傳諭以定人心

王遊擊答書上送且使李山謙進去親論勦
擊漢南賊屯形勢於提督狀 癸巳三月二十六日

臣卽見王遊擊必廸答書其中有當事者有主和之
意我故難以專主之語又云具稟經略及提督批示
方可遵行其書監封上送從前 天將等已有講和
之端而不肯明言蓋知我國痛心切骨於賊有寧死
不和之意故前日沈遊擊往龍山時臣立於道左欲
見而托以行怱馳去其還又不由此直自江華而去

今又王遊擊所言如此若不於經略提督處痛陳力辨則將恐事機蹉失狼狽益甚而我國之事益無奈何不勝痛泣大槩倭奴雖憑據京城而其氣已衰若大軍牽掣其北而奇兵出於南道忠州以北一擧蕩滅則都城屯賊不待血刃而自潰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之機事勢灼然只在目前而遲疑不決師老力竭臣觀李山謙者頗有才氣言說通暢且從南方而來方留南兵二十餘人於其營故此處將官吳遊擊王遊擊以下於其所陳事情頗有傾聽萬一提督及經略一言見施則爲益不少山謙亦自願進去故使之

速去臣前此已具呈文送于提督大意則已盡於其
文伏乞 朝廷急速祈懇俾令大功有終

論勦擊南路賊屯事咨狀 同日

近來賊兵出於東西者只以焚掠民居掘取財物爲
心旋卽還入且 天兵方駐開城賊必不敢容易西
下朴名賢鄭希玄則時方在此與高彥伯李時言等
遮遏本道之賊大槩今日所患在於無食而不在於
無軍有食則數千餘兵可數日召集雖不徵兵於遠
道可以制敵矣大抵今日賊兵之所在只有京城與
一路耳其他皆爲我有臣之前日所陳欲使唐兵先

從南道勦擊者直是可行之策此處　天將如查總兵王遊擊等亦深以臣言爲是遊擊所遣體探南兵三十名方在振威李山謙之營見其賊勢易與亦欲勦擊使一兵同李山謙馳告於遊擊請兵數千臣聞此語亦卽作書于王遊擊使之速凌而時無回報未知見施與否大槩南將則務於進取只緣不能自擅難於凌計誠可痛惜

馳　啓宣諭官李貴募粟辭緣及姑留李貴

爲從事官狀　癸巳三月二十七日

宣諭官李貴牒呈內畀職去年十二月承宣諭之

命及道闕據持空名帖往黃海江原等道曉諭民間收合升斗以助軍需納粟人等成冊上使事牒呈當初李貴以國事方急隨力扶助之意出入民間周遍曉諭零瑣收合所得雜穀三百六十六石除已輸到開城府爲　天兵糧餉外其餘則添補於我國軍餉俾免數日飢餓之患矣向前李貴於　天兵來駐開城之後各處糧草未及之際臣馳送于安峽伊川平康遂安等處運米豆三百餘石細折草三百餘石長草五千六百束來到以補其不足此後別無宣諭之事而臣所率從事官只一人凡干分遣檢督之際常

患無人李貴姑留臣處稱爲從事官使之往來各處
看檢糧草等事矣

馳　啓我軍勝捷狀 癸巳三月二十九日

兼三道防禦使李時言平安左防禦使鄭希玄京畿
防禦使高彦伯平安助防將朴名賢助戰將朴震男
等牒呈內道節制據三道防禦使約束合勢抄擇精
銳本月二十五日夕時蘆原坪三角山底牛串洞等
處潛師先送埋伏左右諸將而二十六日未明時率
大軍進陣樓院冷井峴隱伏待變辰時京城倭賊不
知其數出來蘆原牛串洞遍滿原野諸將等率軍與

前埋伏之軍左右相應一時馳突挾擊之際都元帥軍巡邊使李蕡軍義僧將惟政軍人自東繼至合力搏擊射矢如雨賊徒驚潰敗遁諸將士卒爭先賈勇追至京城十里許乘勝轉鬪多數射殺斬首四十七級又本月二十七日倭賊多出焚蕩於水落山等處高彥伯軍及僧軍等乘高發射賊之死傷者無數皆扶載以歸但以衆寡不敵而賊在山下未能下山斬獲而射殺則甚多有賊中出來之人到龍山舟師言水落山倭賊中矢之多不下於前日幸州之戰云今此一戰諸將合軍并力頗爲近日大捷惟政之軍亦

頗精銳而同事僧義嚴自備軍糧使不匱乏近日之戰每爲先登賈勇賊必奔潰其功可嘉各別褒賞以勸其餘

有 旨祗受後自劾狀 四月七日

前月二十八日右副承旨成貼以大臣受閫外之任云云有 旨書狀臣在東坡祗受臣本以至愚無狀冒受重任於國事板蕩之際其僨事辱國之狀固難悉數況與賊俱生坐淹時日京都未復而專仰 天兵臣子之罪萬死猶輕第臣之區區愚意則不得不達於 君父之前正月二十八日李提督自坡州欲

退東坡臣與元帥金命元戶曹判書李誠中分戶曹
判書朴忠侃接待使李德馨運糧使權徵京畿觀察
使李廷馨等向進廷辨於大將幕次問其退兵之由
提督始辭不見但云此處不便駐軍姑退東坡留一
二日休兵更進臣等以爲大軍一退機關甚重入聽
驚惑將許多曲折移時爭辨最後提督出立幕前請
將環侍臣等進於其前或立辨或扣頭泣請提督反
覆以出退更進之意論解不已至出 奏本見示臣
手指 奏本中若干語辨爭不已大將張世爵至於
發怒以足蹴迫通事使之速退臣等不得已皆各掩

泣而退右相兪泓亦追到請之而不得其後欲自東
坡退開城臣等叩心拊膺進退懇請者不記其數提
督不得已紿臣等曰兵馬不可露處姑退開城我則
當留駐此處臣等纔出墻外而提督跨馬馳去臣等
雖立於路傍相顧駭歎而無如之何及還開城久留
之時則講和之說尚未發端故臣只以登時進兵之
意隨事祈懇而其時大軍旣退而坡州東坡等處人
心動搖臣來在東坡提督至欲移權慄李薲之軍皆
退臨津接待使李德馨韓應寅等陳其不可提督令
問於臣臣卽遣從事官辛慶晉作書力陳坡州不可

不守而其時臣在東坡金命元在坡州急於鎭定人心而提督之退兵平壤又出於不意故臣等未及馳去請止自此以後　天兵久留不還而查將獨留東坡不肯明言事情日遣金志貴往來於龍山等處取見　王子書及擄臣等書簡傳報提督臣慮其更有如平壤講解之事屢與金命元同見查將問其緣由則查將不言實狀只以大軍前進必期勦滅之言慰答而觀其辭色揣其所為則多有可疑者一日臣直問提督之意如何則查將始以先為圖出　王子後當進兵為言臣極力辨正其言甚多查將猶以　王

子爲讒臣不得已據大義攻破其說曰本國於倭賊有 廟社之讐不可共戴一天圖出 王子雖甚切迫而亦是第二件事旣而聞沈游擊之來其日臣方以點視糧草往在德津壇卽遣從事官辛慶晉書小帖呈於道中勸令進兵臣追到欲與面辨則游擊已在路中馬上擧手遙止不爲相見但語通事曰求見之意則吾已知之仍爲馳去其還不由東坡直自龍山從水路以去臣雖昏鄙無狀亦有人心豈有徒聞講和之說而甘心俯首不爲一言相及之理乎其後又聞開城留駐諸將中惟南將王必迪頗主用兵前

後作書陳策請遣精兵繞出南路先擊漢南之賊以斷賊路王必迪亦以其計爲然同義兵將李山謙發遣炮手三十人往探道路其兵猶在振威而臣又作呈文馳送于平壤使李德馨等呈懇於提督臣之瑣力微誠固已極盡無餘而於事無補臣罪當誅尚復何言但　天兵進退和戰制在經略與提督而提督在此之時旣不言和議退兵之後又在數百里之外在此查總兵以下又非主斷之將而至今諱其實每以行計用兵爲言臣雖欲碎首爭辨而其路無由故只得詳具此間聞見事狀盡達於　朝廷請急時區

處區區妄料惟欲使　朝廷早聞曲折而致力於大
將及經略所在之處以濟大計而已至於賊中出來
王子書及擄臣賊酋文字臣亦見之其間固多有駭
痛切骨之事而自古戰陣之間彼此事情關於機關
者　朝廷不得聞知而失於酬應以至誤事者甚多
故臣與金命元反覆詳議不得不達而又難直達或
謄書上送或送於備邊司以備參考處置而不知其
陷於輕　朝辱國之罪此則迷臣昏謬輕妄料事不
審之致罪何所逃大抵國事如此臣死已晚策勵疲
鈍死於干戈臣之榮也近日各處軍民亦有死之心

無生之氣臣未嘗不約束諸將期於死戰自 城東西逐日血戰不敢以 天兵和戰之說而有所搖惑惟其食盡兵疲不能一洩於數日之間以重 君父之憂臣之罪狀萬死猶輕國事至急閫外重任不可以負罪無狀之臣因循冒處使三軍之氣索然而諸將無復有稟畏之勢請亟下有司以正刑章而擇授可堪之人收拾萬一以濟時艱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不勝惶恐涕泣之至

馳 啓 請陵賊變狀 四月九日

本月初八日二更提督自安城到開城府臣翌日與

都元帥金命元自東坡馳來到提督下處問安則提督卽時改服出立廳上招臣等詣前行禮問慰頗致慇懃且曰沈遊擊雖在龍山倭賊狡詐豈可憑信吾自有定計願勿疑慮臣陳其進兵之意提督曰此事不可煩說吾當處置且云今已日晩明日再會商量又云南兵千餘明日當先送馬山臣等致謝而出臣又別具呈文極陳乘時討滅不可講解之意且押送城中逃來兒童二十口使之極陳近日賊勢孤弱之狀臣等旣出提督卽出牌文催促後來劉綎兵馬似是用兵之意而未可的知欲待明日更與諸臣極力

而懇適見京畿都事沈克明持左監司成泳報狀而
來 宣靖陵賊禍至於此極臣子所不忍聞臣等痛
心切骨求死不得卽立於提督門外相與涕泣號慟
陳此賊狀提督亦加驚歎取見報來文書臣等與在
此諸臣退來滿月臺前南望號慟俄而提督出牌文
問我國軍兵駐劄何地明白開報以便分布臣卽於
小紙書各處軍馬所在以送而臣等馳向東坡坡州
欲更爲奏審以知實狀馳 啓計料此賊兇逆極天
罔極之禍上及 陵寢而不能殲滅至今與賊俱生
臣子之罪萬死猶輕緣由爲先馳 啓

馳　啓提督所爲狀 四月十一日

臣等再昨面見提督提督明示進兵之意且言明日當先送南方炮手于臨津及坡州臣等不勝喜幸意有庶幾之望然且難恃退而呈文極陳和戰利害則提督亦以其言爲是至於逐段批示今日查總兵密遣通事申應冲言於臣曰沈雖往來龍山而獨不見平壤之事乎須勿傳播此意亦須放心勿爲用慮可也且遣毋遊擊率兵探視東邊道路若將進兵之爲者卽刻見倡義使金千鎰馳報謄書狀　啓之辭則似專出於講解怳惚莫測頭緒臣等前夜因　陵寢

之變號泣提督門外提督密使通事附耳分付云兵
機不可漏洩今但言 天將欲爲講解使賊聞此言
而已切不可言用兵此意陪臣何不知而輕率如此
乎云云而然臣等所料則終有所不可測知者恐是
以此慰解臣等而實主於講解尤爲悶痛萬一賊兵
退歸則臣前日已令京畿忠淸等道糾合官義之兵
相機勦擊而近日又送義勇隊及軍官李忠韓士立
申晛金克忠等分道設伏於漢江以南更爲約束於
此處諸將使之觀勢進勦毋失機會

馳 啓捷報狀 四月十二日

近日京城東西捕賊形止必具於都元帥狀　啓矣
本月初九日高彥伯伏兵軍官李克一盧松白雲世
等率軍二百餘名并朴名賢體探軍七人遇賊於東
小門外汎關里賊兵幾二千餘我軍突出交戰賊奔
潰高彥伯軍人所斬十七級朴名賢軍斬一級賊中
矢顛仆者不計其數將大捷而軍士飢困已甚不能
馳逐而還俄而賊衆從後大至若如前圍抱則我軍
飢甚幾不能自脫而賊望見不敢前進故得無事還
陣亦無一人死傷極爲喜幸惟是軍糧不敷只以
天兵糧或田米或水濕腐朽之米日給人一升七合

軍士受糧之後亦與其妻子飢餓者分食故終日僅食米半升而猶不能給菜色滿面氣力全無雖有奮勇討賊之心而其路無由極爲痛迫罔知所處

請李貴實依律定罪狀 同日

臣於本月初九日夜因京畿左監司成泳所報 宣靖陵賊變不勝痛哭之至卽馳到坡州與金命元等相議遣臣軍官李弘國率自募軍千名由楊州取路進去奉審而 獻陵亦與賊陣所在切近亦未知如何幷令奉審來告事馳送矣廣州一邑自前年遭彦瑒敗軍之後人民殲盡守令奔竄已爲空虛之地今

此　陵寢之變不知出於何時臣前者約束諸將使之各守其處把截勦捕廣州牧使李薲則令率廣州龍仁軍及召募官金琢俞大進之軍與利川府使邊應星相倚在賊路之左勦擊沙坪院穿峴金嶺等處之賊又令金浦通津果川衿川等處之軍別爲定將與李薲相對合力互相挾擊事再三丁寧申勅矣其後助防將邊應星連次馳報內李薲遠在南陽水原之境臣極爲駭愕而未省其故其後李薲牒報內因左監司成泳節制與俞沃同在南陽云此不過避亂趨歇要遠賊路棄其官守寄在他處無意討

賊而事急則將浮海入于江華情狀極爲痛心若使
貧賓仍在其處糾合軍兵多般瞭望設伏逐日力戰
如往日高彥伯奉護康泰陵之事則 君親泉壤之
禍庶或可救而畏死巧避全付賊手使變故至此其
爲罪狀死固難贖大抵近來紀律渙散號令多門弊
習已痼極難整頓左監司成泳近來處事大段踈濶
無以收拾一方臣前者已陳此意而 朝廷尚不處
置若貧賓之事又果出於成泳節制則其爲顚錯益
甚矣李貧賓則臣已令捉來欲爲究問按法若 陵
寢之變出於貧賓赴任之後則其罪益重似當事鞫

依律以警人臣不急 君父之罪

馳 啓周參將往入賊陣緣由及慶尚道倭賊添來狀 同日

臣昨日往坡州與權慄約束軍事日暮有周參將弘謨旗牌朱朝元率三百餘人以鼓吹前導而至臣令從事官柳熙緖李貴等問安且問去處則答以欲向京城迎來 王子及被虜諸臣云俄而令攙撥兒宋後漢出語云旗牌至此陪臣須入扣頭行禮臣答以旗牌扣頭所不敢辭但此乃往于倭營之旗牌生等何須先爲扣頭且倭賊有不共戴天之讎本國則萬無

許和之理尤不可扣頭承命參將大怒促之不已臣
終不入則因又出示經略牌文其中一款云朝鮮國
與倭賊固爲不共戴天然今已乞貢請降姑且聽俟
本部報復啓釁者斬云臣等不勝痛惋語之曰觀此
牌文是欲我兵不殺倭賊寧有是理尤不可承命反
覆爭辨終不叩頭而退又爲呈文於提督則每以軍
機難泄勿爲焦心等語慰解且推托於經略其爲痛
迫不可形言大槩沈遊擊入賊中而不還者今已六
七日其事極爲荒唐而凡百擧措全不使我人聞知
以此其間曲折不得與聞賊謀難測遲延時月狼狽

日甚雖提督向臣等所言如此而亦難可憑即刻慶
尚左監司韓孝純四月初三日成貼牒呈內近日東
萊釜山賊勢比前大異前則往來之船多不過三四
十隻今則不知其數來泊者至於再次賊情所在極
為叵測云賊兵添來之言雖不可知其虛實而時方
風和兇賊逞詐萬端豈無此憂所當登時急擊以奪
其氣而　天將處置雜出於和戰之計屢失機會尤
為痛心近日分遣精兵方圖龍山等處之賊且遣別
軍于漢江以南頗有斬獲而龍山則因沈遊擊方在
其處諸將未敢輕易下手今見牌文辭緣益深痛惋

馳　啓募得忠勇人移安　靖陵隧宸狀四月

十六日

本月初十日令臣軍官守門將李弘國率自募牙兵
十名奉審　宣靖陵及　獻陵矣十五日弘國還來
手本內道傳令據率牙兵禮賓寺奴朴獜衛將所奴
李大成司畜署奴尹孝閏奉常寺奴金檢興私奴張
許弄議政府奴李千福馬山驛奴李許弄良人千守
西學奴金業龍私奴李金等十名由坡州蟹踰嶺過
楊州邑內十二日夕到禿任乘小船沿江流下三更入
到楮子島無等巖下舟入　靖陵則隧道掘取處淺

布帛尺十五尺許廣七尺許弘國與李大成尹孝閔
下入坎中夜暗不能詳視以手探審則 祾寢似若
移在於玄宮外掘土壙中無他別物隧內瓦礫積置
奉審後還出 陵近處衣服片片腐朽棄置觸手破
碎一一收拾埋置于丞任里以憑後考又自 靖陵
詣 宣陵奉審則 大王陵隧道前掘取處深七尺
許廣五尺許坎中別無他物隧內築灰外設薄板幾
盡火燒餘存只有數片 王后陵隧道前掘取處深
六尺許廣四尺許板子亦爲火燒灰隔則仍存 兩
位陵則并不犯玄宮 獻陵則夜已將曙賊陣至近

未及奉審而來云禍變至此臣子所不忍言五內崩裂罔知所措臣與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相議或言仍爲奉安於外梓宮以土塞穴徐待事定爲便或言竊負以出從船路移安於水上楊根等地稍遠賊禍爲宜臣等以此兩條反覆詳量賊兵時方留在氷坪及奉恩寺等處而三田渡箭串之間逐日出沒或奉遷之際短夜易明中路遇賊則其爲變故尤不可言故謹令權慄營中略備精潔新衾油芚等物欲乘夜入送但賊陣距　陵所至近必得勇銳之士忠敢之人然後可以冒死入去臣等又涕泣訪問則有

倡義使中衛將朴惟仁臣軍官前萬戶金克忠等應
募請行并前去李弘國及牙兵十名又加得自募之
人發送計料但此事極重所當先稟　朝廷處置而
玄宮暴露一二日之間又不知更有何事不得已先
令朴惟仁等八去更爲奉審十分觀勢處置矣臣聞
此變故心精散亂扣地號天荒亂之中恐致錯誤无
不勝悶迫之至　朝廷急速善處
馳　啓提督所爲狀　同日
臣等前在坡州不參旗牌事大槩已爲狀　啓其日
周參將稟帖於提督云陪臣等執迷不悟不知久遠

之慮不參旗牌恐前途有攔截之事乞老爺名諭提
督見之大怒至欲依軍律治罪拾接待使韓應寅等
使問其狀臣等不勝未安將欲發行陳謝之際又有
提督家丁馳來招臣等相見曰提督令議政留此元
帥則與我同往龍山命元答曰俺在此亦有所任豈
可因口傳容易出去若有提督之命則必有文書願
出示之其人曰別無文書提督分付如此强欲同去
而命元終不敢去其人不得已獨向龍山日暮臣等
同詣開城府提督門外請罪辭謝提督始怒不見臣
等兩立半餉提督始爲出見令臣等升堂行禮問其

緣由臣答云本國於倭賊有不共戴天之讎萬世必報之怨方欲倚賴　天兵前進殺賊不期牌文內有報復啓釁者斬生等不勝驚痛若叩頭承受則卽當傳令各處將官遵行約束更不以討賊爲心故事勢悶迫欲更禀老爺以聽裁處倉卒失於參禮罪無所逃提督低聲答之曰此乃宋侍郎牌文不關我事牌文則何可拜受只旗牌則不可不拜臣答以失禮惶恐但與倭賊講和之事痛心切骨故難於承受云云則提督出示經略文字指點其中數語甚有不樂之色以爲講和非我所爲此意陪臣知之因論擊賊之

策覔招接待使韓應寅李德馨與之同立言論臨出
提督云宋侍郎不無聞此之理明日須略具曲折書
稟帖而來臣等翌日又爲呈文力言與倭和親必陷
術中沈遊擊久不還歸竊深危之當急時進兵云云
則提督答云知道臣等仍辭退出坐外處提督出示
宋侍郎牌文其中有前日倭將處遣使時朝鮮李判
書暗設奸計不以船隻待候致令不及於初八日之
限究問等語仍云經略所言如此陪臣見此則可知
事不由我矣臣等還向東坡中道有持旗牌者馳到
招臣驅迫之急甚於星火到青郊驛前又有一人馳

來令臣還去臣不知何事旣而接待使從事官黃沂
來到得聞其由則以爲有千總一人言於提督云周
弘謨向龍山時中路船隻故不整齊以防和事提督
大怒以爲事出於臣急遣旗牌捉臣而來曰當痛杖
四十棍撤兵還歸俄而聞其言非是重杖千總而令
臣還去云大槩提督以下旣專主講解知本國人心
痛憤於和議不敢直說互相推調而猶慮中間因臣
等搪阻其事不成隨處發怒氣象施措全不如前日
事之難處益甚於前如臣愚劣徒爲悶痛不知所出
而遷延時日已到風和前頭之事又未知稅駕之所

即刻忠淸水使丁傑等馳報內謝相公周遊擊徐相公等率家丁二十名十五日辰時到黑石江先送小舟通諭于賊中至申時倭賊全不出迎但見騎馬之賊多數出來向內路 天使傳令諸船小紙書送云今倭奴不來迎接 天使無禮之甚可分付大小船盡將各項大小器藏置停當若倭奴無禮我等以火器攻之此事要緊要緊傳令事牒報倭賊凶逆至於此極痛憤切齒未知 天將更何以處之

請速懇請於經略以圖進兵狀 四月十九日

臣將兵部牌文謄書上送提督今此擧措每以爲非

其本意出於經略指揮勢難自由以此爲辭今雖懇
請於提督而勢無所益臣前日呈文云將在軍君令
有所不受苟有可乘之機豈能千里請戰提督不答
其意可知大槩主張之權在於經略故得以此爲言
且牌文內有候本部議處之語似有可議之端　朝
廷急速懇請於經略庶有萬分可望痛迫之中㝡爲
陳達

[illegible]